

我珍藏的一本书

巨鹿路675号曾是我工作过的地方,上海翻译家协会就在我办公室的楼上。一天,有位长者摇着轮椅车来到这里。协会秘书长邵正如向我介绍说,这位就是薛范先生。啊,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译配者、大名鼎鼎的资深翻译家。我肃然起敬,上前握手。自此我们相识。

不久,我拜访薛范先生来到他的府上——这是位于上海南区的一幢老公房。迎面扑入眼帘的是四处堆满的报纸期刊、书籍和光盘,一台打开的电脑和音响被包围在书山报海中,门边的书柜里外摆满了他的作品集和荣获的各种证书、奖状和奖杯。这就是薛范的音乐“殿堂”,许多作品就在这里问世,并走向世界。

那天告别,薛范先生将他的一本专著《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》送我,谦虚地笑着说,如书名,我仍在探索中,望指正。我忙说,不敢,一定拜读。我没有食言,几次从书橱里拿出来翻看。去年9月,薛范先生病逝,悲痛

不问收获,但问耕耘

马信芳



之余,我忍不住又拿出了他的书。

薛范一生译配的外国歌曲近二千首。无疑最脍炙人口的作品是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该书第一章正是从这首歌的诞生谈起。当时的情景就像电影一样,再次回放。

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问世于1956年。这是苏联作曲家索洛维约夫·谢多伊与诗人马都索夫斯基为当年举行的全国运动会摄制的纪录片《在运动大会的

日子》所写的四首插曲之一。当时并未被电影厂看好,但第二年,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,这首抒情歌曲却夺得了金奖。

这年7月,薛范从《苏维埃文化报》上看到了联欢节获奖名单,其中获金奖的有五首歌曲。薛范手头正好有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等三首的原谱,于是花了几个晚上把他们赶译出来。

书中写道,他译配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时足足花了两天的功夫,好几处译文始终不尽如人意。那天晚上,他去“小剧场”观摩歌剧演出。散场后,摇着轮椅车走在淮海西路上。当时刚下过一阵细雨,地上湿漉漉的,路边的法国梧桐还滴着水珠。蓦然,不知从那幢楼里飘来了悦耳的钢琴声。他停车凝神谛听,是肖邦的《降E大调夜曲》。因为他少年时也曾练过,所以熟悉。他猜想弹奏者是位少女,琴艺虽不见佳,但在那个静静的夏夜,路灯撇开淡淡的光晕,梧桐叶簌簌

絮语,悠扬而飘忽的琴音,自有一种神秘的、甜蜜的意蕴。他出神地聆听着,任自己的思维在飘渺的幻境里遨游。到家已经午夜一点。薛范毫无睡意,拿起摊在桌上的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的未完成稿,忽然灵感如涌,只一个小时就把歌词译成了。

薛范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这首苏联歌曲译成俄文以外文字的人。这首歌已不是一首单纯的爱情歌曲,而是融入了人们对家乡、亲人、朋友的挚爱和深情,以及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希望,成为拥有世界声誉的一首经典作品。

薛范是残疾人。1934年出生在上海。若不是两岁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,以及烧退后悄然降临的脊髓灰质炎(俗称小儿麻痹症)后遗症,他的人生或许会是另外一种样子。命运,扼住了

他的咽喉。但他想,自己除了身体残疾外,其他的一切都不比健康人差,由此振作起来。每日,他在家跟着广播自学俄语。就是这样,靠着自学的俄语,在翻译歌曲的万花园中广种博采。1955年,他最早译配的两本歌曲集相继出版。接着,诞生了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

掩卷沉思,我再一次被薛范先生感动。薛范曾不止一次说过:“请注视我,别注视我的轮椅。”这是他不想在他的事业和成功中注入世人对他的怜悯,因为他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,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。确是如此,他无时无刻不向自己的残疾挑战和抗争。“择一业,毕一生”。

“不问收获,但问耕耘”,薛范实践了他的诺言。今天,在喧嚣和繁华中,安下心来做有益的事,更值得我学习。



人间秋色在河畔

夏学军

我总是认为,风景最具治愈功能,开心了,想去看风景;不开心了,更想去看风景。风景真是无处不在,在他乡、在远方、在天边,也在身边、在回眸之处。

而秋天的景色最迷人,就像郁达夫在《故都的秋》中所写:“泡一碗浓茶,向院子一坐,你也能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,从槐树叶底,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,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。”

不冷不热的秋天里,微风不燥,阳光正好,能领略到淅沥的雨和微凉却不失温柔的风。我家住高楼没有院子,但小城的河畔,别有一份沉静韵味,令我心仪。横跨两岸的大桥、岸上的建筑、水中的倒影,河边垂钓的人们、嬉戏的孩童、跑步健身的年轻人,我漫步其中,染一身秋色,笼罩在一片祥和的光晕里,收获的不止宁静与丰盈。

雾,是秋天的标签,河面之上常常有浓得化不开的雾气,对岸的建筑隐去了,远处的大桥成了浅浅一线,放眼望去,散发着强烈的原始气息,若似盘古开天,而到街面上一看,却是薄薄的一层轻纱,真正是两重天地般。

秋天被我们形容成“美得像一幅画”,大地成了画布,风成了画笔,颜料来自秋天的手掌。而河畔的秋天,我说更像一幅水彩画,



秋色(摄影) 孙逸

寂寥、清透、湿漉漉。画框中优雅的云轻歌曼舞,太阳又高又静地安抚着人间,银杏树徘徊在它的阴影里,秋风的行进不可阻挡,落叶曼妙如诗。亦或绵绵秋雨中,水面生凉,落木萧萧,天与地,山和水,以至人的心里,都在秋风凛然的脚步下变得空阔、安闲。

秋天,不会多一天也不会少一天,时间还是那些时间,但生活却充满了更多内容。最美不过秋日河畔的晚霞吧,它含蓄内敛,如同待嫁的新娘,虽然罩着透明的面纱,但里面依旧裹着一颗火热的心。到了夜里,月亮清澈,温柔,如雪如酒。月光映在河水中,波光粼粼,像是姑娘们正在清洗的长头发。这是一天里最舒心放松的

时刻,假如约三五好友在月光里饮下几杯酒,微醺了,简直是“赏心乐事共谁论,花下销魂,月下销魂。”这样的感觉,是任何季节给不了的美妙。

近日与友人漫步,替我拍下一张立于河畔的背影,友人极其喜欢,说不如起名为“望穿秋水”吧。是不是略微伤感了一点呢?可转念一想,秋天是诗意的,又带着一点古色古香,“碧云天,黄叶地,秋色连波,波上寒烟翠”,这样的好句子就浮现出来,望穿秋水,也是怡情怡景的贴切了。

这就是秋天河畔的诱惑吧,自然界有一种神奇的力量,每一个过去的秋天,都留下了美丽的颜色与遐想,都是最好的秋天。

暮秋芦苇花

虞金伟

“睡起秋声无觅处,满阶梧叶月明中”,不知不觉间,霜降已过,暮秋已来。

是日,一个天高云淡、风清气爽早晨,我来到与小区毗邻的春申塘水景绿地公园。绕过写着公园名称的木牌,抬眼望向远方,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开着灰白色芦花的芦苇,一阵秋风掠过,苇秆俯下身去,接着又次第直立,站成最初的模样——袅娜生姿,亭亭玉立。

芦苇,古称“蒹葭”,单这样朦胧的两个字,已引得人无限遐想,更何况那首传唱千年的经典: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”,蒹葭随风摆动,一如他对她不尽相思的情怀,尽管他们之间芦苇苍苍,可望而不可即,但“虽不能至,然心向往之”,这恐怕是自古以来追求者的无奈,也是自古以来追求者对美好事物的深情。

芦花是美丽的。那毛茸茸的芦苇花,像极棉絮,又似蒲公英,它不与百花争艳,兀自盛放在秋天,用最柔美的姿态,高高低低,起起伏伏,恰似一层层翻腾的波浪,在秋日的阳光下,尽情挥洒属于它生命花季的灿烂与自由。

芦苇是柔顺,但又是坚强而执着的。苇秆虽然柔弱,柔弱中却隐含傲骨,它以非凡的韧性傲然挺立,以无穷的韧性与秋风抗争,任凭恼人的秋风一次又一次的肆虐。它生长的地方并非肥沃之地,但它用健壮的根系,牢牢地扎根在湿地、水中,形成纵横交错的网。它顽强地生存,坚守那份宁静与淡泊。

芦苇还是无私的。嫩芽可食用,芦花可制作扫帚,花絮可填充枕头,苇秆可以造纸,芦根可以入药,它还可涵养水源,形成良好的湿地环境,为鸟儿提供栖息、觅食、繁殖的家园……

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:“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,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;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。”是的,我是欢喜的!我欢喜这一簇簇、一萼萼的芦苇!欢喜它空灵存在,欢喜它冷然出尘;欢喜它在四季更迭中,看水穷云起,不言不语,任时光荏苒,不急不躁;欢喜它随风飘摇,唱它自己的歌,独自清醒,独自禅定。

